

#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non-Chinese Learners in Malaysia

##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调查

TING Hie Ling<sup>1\*</sup>; CHONG Pei Qi<sup>2</sup>; LAM Kai Chee<sup>3</sup>; Sunarti<sup>4</sup>

<sup>1</sup>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up>2</sup>Academy of Language Studies,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Malaysia

<sup>3</sup>Faculty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Malaysia

<sup>4</sup>Faculty of Literature, Universitas Negeri Malang, Indonesia

Email: \*tinghieling@uitm.edu.my; chongpeiqi@uitm.edu.my; kclam@unimas.my; sunarti.fs@um.ac.id

Received : 05 March 2023

Accepted : 24 August 2023

Published : 22 September 2023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Abstract

Numerous studies indicate most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experience certain level of anxiety and usually they experience anxiety in their speaking skills. H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non-Chinese Beginner learners from University Teknologi MARA (Sarawak). The questionnaire which was developed by Horwitz, Horwitz and Cope (1986) was used in this study. SPSS 25.0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cores. The result revealed non-Chinese beginner learners experienced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Majority of them experience a moderate level of speaking anxiety i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e main factor that contributed to non-Chinese beginner learners' speaking anxiety was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It was followed by test anxiety and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Speaking Anxiety; Beginner Learners; non-Chinese Learners

### 引言

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 (Liu, Fang & Wu, 2023; Song, Zhang & Yan, 2023)。为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语言服务能力, 纷纷鼓励国民学习汉语。马来西亚,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 也积极推广汉语教学工作。不论国立或私立大学均设立汉语班, 而每年参与汉语班的人数不断增长。然而, 有研究指出 (Ting,

Ch' ng & Norseha, 2020), 汉语学习者的表现与参与汉语班的人数不成正比, 尤其表现在“说”这一技能上。“听、说、读、写”四大技能当中, “说”这一技能在社会服务中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Risna, Laelah & Arini, 2023)。然而, 汉语和马来语分属不同语系, 其语音系统也大不相同, 所以对马来西亚非华裔而言, 语音是最难掌握的语言要素。

外语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而情感领域是外语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付洪军、郑桂玲, 2011)。外语学习者的情感因素主要有态度、动机、焦虑、自信心等,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焦虑。Horwitz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 焦虑对外语学习的影响相当普遍, 焦虑作为外语学习过程中重要的情感变量, 常常与一些消极的情感因素如不安、灰心、自我否定、忧虑和紧张相联系(吕红艳, 2010), 而焦虑突出地表现在外语“说”这一方面。学习者要用目的语来表达所见、所闻、所想, 首先要有一定的语言材料输入, 经过大脑加工后再输出。学生对目的语的基础知识和能力都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关于语言学习焦虑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 这些研究大多数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焦虑为主, 对于汉语学习焦虑研究, 仅搜获两篇相关的研究成果(Ting, Yeo & Chin, 2016; Ting & Sunarti, 2022), 而针对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研究还是不足, 也仅搜获一篇(Ting & Jacquenline, 2018)。为此, 本文将透过定量研究法来调查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程度, 并找出导致口语焦虑的因素。本文研究问题如下:

- (1) 非华裔汉语初学者的汉语口语焦虑是否存在?
- (2) 非华裔汉语初学者的汉语口语焦虑程度如何?
- (3) 哪些因素导致非华裔汉语初学者的汉语口语焦虑?

语言焦虑是“一种产生于外语学习过程和课堂外语学习相联系的有关自我知觉、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独特的综合体”(Horwitz, Horwitz & Cope, 1986)。Horwitz 等人将学习者所表现的外语学习焦虑行为归纳为三个要素, 即包括交际焦虑(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测试焦虑(test anxiety)和负评价焦虑(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Horwitz 等人对语言焦虑的界定可看出外语焦虑是有别于其他语言焦虑的, 是由于语言课堂的独特性而产生的。

Horwitz 等人通过学生的自我报告、客观实验以及一系列相关测量方法的分析整理, 设计出一份用以测量外语学习焦虑的广度和深度,

且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的外语学习焦虑量表，即“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王银泉、万玉书，2001）。量表共有33个问题，以Likert等级量表为选项。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世界外语教学的其中一个分支，也积极借鉴国外外语焦虑的研究方法，对对外汉语学习者的汉语焦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

钱旭菁（1999）是对外汉语界研究汉语课堂焦虑最早的一位学者。钱氏采用Horwitz等人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对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课堂焦虑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试者的汉语学习焦虑普遍存在。其研究发现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主要与国别和自我评价有关。此外，钱氏还对留学生的个体因素差异如：年龄、性别、学习动机、学习时间等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这些个体因素除了国别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余的个体因素所表现的焦虑差异并不显著。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许多学者陆续以对外汉语学习者作为调查对象，对其汉语学习焦虑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如此，也有部分学者针对语言学习技能（听、说、读、写）的学习焦虑进行研究。以下是针对国内外学者对汉语口语焦虑所做的相关研究：

表1. 汉语口语焦虑相关研究

研究者 (年份)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研究工具	研究结果
庄媛 (2012)	问卷调查、访谈	日韩留学生	1. 外语课堂焦虑量表 (FLCAS)	1. 日韩学生汉语口语焦虑确实存在。 2. 学生不同个体因素（如：性别、学习年限、目标设定、自我评价和性格）与口语焦虑相联系，焦虑表现也有所不同。
张雯 (2013)	问卷调查、个人访谈	泰国学生	1. 汉语课堂焦虑量表 2. 汉语口语焦虑量表 3. 汉语学习焦虑原因调查问卷	1. 泰国学生的汉语口语焦虑存在。 2. 汉语课堂焦虑低于口语焦虑，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 学习内容及材料、师生交流是导致泰国学生汉语口语焦虑的原因。
郝秋兰	问卷	预科	1. 汉语学习焦虑量表	1. 预科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焦虑

(2014)	调查法、课堂观摩、访谈	留学生	表, 由 48 到考察汉语听力、口语和阅读焦虑的客观题组成 2. 焦虑成因量表	感为中等水平焦虑。 2. 身处不同课堂环境学生的焦虑值有差异, 不同英语水平与汉语学习焦虑则没有明显的差异。 3. 在学习汉语时产生的焦虑的原因, 包括学习环境、汉语自身的特点、自我评价、教材翻译、教师的纠错方式、学生英语水平、文化差异和学习习惯。
贾亚妮 (2015)	问卷调查法	韩国留学生	1. 汉语口语焦虑感调查问卷	1. 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口语焦虑感基本存在。
孙一丹 (2016)	问卷调查法、访谈	留学生	1. 汉语课堂焦虑量表 2. 汉语口语焦虑量表	1. 留学生的初级口语课堂焦虑是存在的。 2. 女性的口语课堂焦虑水平比男性高; 高龄组的口语焦虑高于低龄组; 有明确学习期望的留学生的口语焦虑低于无明确学习期望的留学生。
李红艳 (2016)	问卷调查法	短期来华留学生	1. 外语课堂焦虑感量表 (FLCAS)	1. 短期来华留学生汉语口语课堂焦虑处于低水平状态。 2. 比利时学生的焦虑感最强, 韩国学生的焦虑感则最低。 3. 女生的焦虑感比男学生的焦虑感强。
马昂 (2016)	问卷调查法、访谈	印尼留学生	1. 汉语口语课堂焦虑量表 2. 口语焦虑原因量表	1. 印尼留学生的焦虑主要表现在负评价焦虑、师生交流焦虑和课堂提问。 2. 学生的焦虑感和个体因素没有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 3. 印尼留学生的口语焦虑和成绩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4. 留学生口语课堂焦虑感的主要原因是由汉语自身特点和学习者对自身的负评价焦虑所引起的。
刘茜 (2017)	问卷调查法	中亚初中级留	1. 汉语口语焦虑量表	1. 中亚初中级留学生汉语口语焦虑程度比其他国家留学生的焦虑程度低。

		学生		<p>2. 初级汉语水平的中亚留学生口语焦虑值高于中级汉语水平的中亚留学生。</p> <p>3. “口语学习总体担心”和“害怕说汉语”是导致初级水平留学生产生口语焦虑的主要原因。</p> <p>4. 性别、动机与焦虑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性格、兴趣与焦虑之间则存在显著相关性。</p>
罗丽 (2017)	问卷调查法、个人访谈	塔吉克斯坦汉语初学者	<p>1. 汉语学习焦虑量表</p> <p>2. 汉语口语焦虑量表</p> <p>3. 焦虑原因量表</p>	<p>1. 塔吉克斯坦汉语初学者存在中等口语焦虑。</p> <p>2. “对语言形式的准备与否”、“口语表达信心”影响着学生的口语焦虑程度。</p> <p>3. 学生产生焦虑的原因是“个人学习方法、课堂学习环境和课堂竞争”。</p> <p>4. 课堂教学活动与口语焦虑存在显著的相关性。</p>

归纳上述关于汉语口语焦虑研究可发现，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口语焦虑研究不多。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口语焦虑确实存在，且大部分处于中等水平焦虑。汉语口语焦虑的研究并无发现针对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以马来西亚非华裔为主，探讨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

## 研究方法

### 调查对象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来自砂拉越玛拉工艺大学，选修《基础华语（一）》的非华裔生。本次调查发放了 100 份问卷，女生 82 人，男生 18 人，年龄介于 19-25 岁之间，分别是工商管理系、会计系、科学系和行政管理系的学生（见表 2）。

表 2. 非华裔生个人背景分布情况

	Gender		Major			
	男	女	工商管理系	会计系	科学系	行政管理系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8	82	47	30	11	12
Percentage	18	82	47	30	11	12

### 调查工具

本文为定量研究，所采用的问卷是以赫维兹等人（Horwitz, et al., 1986）所设计的《外语学习焦虑量表》，简称 FLCAS（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FLCAS 量表曾多次被研究者用以研究外语学习焦虑，故其可信度在研究外语学习焦虑是相当高的。FLCAS 量表由 33 个问题组成。由于本文研究以汉语口语焦虑为主，因此，我们将 18 个有关口语焦虑的问题抽选出来，并将原文中的“外语”这一词汇改为“汉语”。问卷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要求被试者根据自己的情况作答。

### 数据搜集与处理

问卷发放于学期末，研究对象于课后对问卷进行作答，收回 100 分有效答卷。在被试者填写问卷前给予清楚的指示，并声明该问卷与课堂成绩无关。问卷收集工作结束后，利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研究结果及探讨

####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口语焦虑整体情况

本文按照 Ting 等人（2016、2022）对汉语学习焦虑水平进行的分类，将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学习焦虑水平划为高度焦虑，中度焦虑和低度焦虑。高度焦虑的均值介于 3.67-5.00，中度焦虑的均值介于 2.34-3.66，低度焦虑的均值则介于 1.00-2.33。调查结果显示，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值处于中度焦虑层（Mean=3.26, SD=0.406）。这一结果说明，马来西亚非华裔在学习汉语时普遍存在口语焦虑，其焦虑

程度处于中度焦虑。

表 3.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总情况

Sample	Minimum	Maximum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100	2.22	4.22	3.26	.406

###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口语焦虑整体情况

本研究试着从学习焦虑的三大要素即交际焦虑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测试焦虑 (Test anxiety) 和负评价焦虑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对初级阶段非华裔的汉语口语焦虑原因进行调查。非华裔生的负评价焦虑值是三个焦虑因素中均值最高的 (Mean=3.61, SD=0.466), 然后是交际焦虑 (Mean=3.36, SD=0.675), 测试焦虑值最低的是测试焦虑 (Mean=3.28, SD=0.618)。

表 4.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遍布情况

	Mean	Standad Deviation	Level
负评价焦虑	3.61	0.466	1
交际焦虑	3.36	0.675	2
测试焦虑	3.28	0.618	3

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中负评价焦虑值是三大焦虑要素中最高的 (Mean=3.61, SD=0.466)。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的负评价焦虑因子中,以“我总觉得其他学生的汉语说得比我好 (Mean=3.76, SD=0.726)”这个因子的均值最高。学生一般上喜欢与他人比较。当他们发现其他同学的能力比自己强或者其他同学的表现优于自己的时候,心理上就会认为自己不如其他人,进而引发焦虑情绪。周海燕 (2007) 在其研

究中提到, 在外语学习中, 竞争是无可避免的, 学生惯性地在课堂学习中与其他学习者进行竞争, 因而产生超越其他学习者的欲望。然而, 当学习者发现其他学习者的能力优于自己的时候, 便会在自己的学习中产生厌恶的情绪, 进而产生焦虑。此外, 比起“当汉语老师问及一些我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时, 我会感到紧张 (Mean=3.76, SD=0.726)”, 非华裔生更赞成“自愿回答问题 (Mean=2.74, SD=0.705)”, 并愿意接受“汉语老师纠正的每一个错误 (Mean=2.34, SD=0.768)”。

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的交际焦虑值也很高 (Mean=3.36, SD=0.675)。这表明初级汉语阶段的非华裔生在用汉语交际或交流时比较容易产生焦虑。其焦虑尤其表现在“当我在汉语课上没有准备, 就得开始说汉语时, 我会倍感惊慌失措 (Mean=3.74, SD=0.949)”。换言之, 非华裔生在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汉语比较不容易产生口语焦虑。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交流需要对该语言的知识、文化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这样才不会在使用目的语进行交流时产生口语焦虑。由于非华裔生的汉语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汉语会感到焦虑。

此外, 非华裔生在听不懂的情况下也较容易产生口语焦虑 (Item 2 & item 8)。Horwitz (1987) 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的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之所以产生焦虑, 是因为学习者认为他们必须明白、了解及认识所有和目的语有关的知识。由此可见, 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的产生源于个人对语言须趋于完美的学习态度。然而, 过于追求完美的态度导致非华裔生在使用汉语交际的过程中产生口语焦虑, 进而影响表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虽然存在, 但非华裔生表示“当我和华人用汉语交谈时, 我不会感到紧张 (Mean=3.54, SD=1.086)”。

测试焦虑两个因子的均值也都很高, 分别是“当老师叫到我时, 我仿佛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Mean=3.34, SD=0.755)”和“当我上汉语课时, 知道自己即将被老师叫到时, 我会发抖 (Mean=3.23, SD=0.776)”。这两个因子说明当非华裔生在进行汉语口语测试时, 会产生焦虑, 也说明汉语初级阶段的非华裔学生较为重视测试成绩。



表 5. 马来西亚非华裔生汉语口语焦虑因子分析结果 (N=100)

No Item	Item of Speaking anxiety	SD	D	N	A	SA	Mean	STDEV
1	上汉语课时,我总是没把握说汉语	2	17	47	28	6	3.19	0.861
2	当我在汉语课上没听懂汉语老师说什时,我会感到害怕。	0	21	20	49	10	3.48	0.937
3	当我在汉语课上没有准备,就得开始说汉语时,我会倍感惊慌失措	3	6	25	46	20	3.74	0.949
4	当我和华人用汉语交谈时,我不会感到紧张	4	16	20	42	18	3.54	1.086
5	在汉语课上说汉语,我很有自信。	4	16	40	31	9	3.25	0.967
6	在同学面前说汉语,我觉得非常不自在。	3	13	60	22	2	3.07	0.742
7	当我在汉语课上说汉语时,我会感到紧张和困惑。	0	15	41	41	3	3.32	0.763
8	当我听不懂汉语老师所说的每一个字时,我会紧张。	0	19	23	46	12	3.51	0.937
9	当我不了解老师所订正的汉语时,我会感到烦恼。	3	17	39	34	7	3.25	0.925
10	学汉语太多的文法需要学校,几乎压得我喘不过气。	0	9	61	26	4	3.25	0.672
11	当我在汉语课上自愿回答问题,我会觉得困窘不安。	4	29	56	11	0	2.74	0.705
12	上汉语课时,我从不担心犯错。	4	35	22	32	7	3.03	1.058
13	我总觉得其他学生的汉语说得比我好。	0	2	35	48	15	3.76	0.726
14	我害怕其他同学会在我说汉语的时候嘲笑我。	6	26	25	26	7	3.02	1.024
15	我很害怕汉语老师纠正我的每一个错误。	12	48	34	6	0	2.34	0.768
16	当汉语老师问及一些我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时,我会感到紧张	1	2	29	56	12	3.76	0.726
17	当我上汉语课时,知道自己即将被老师叫到时,我会发抖	2	12	50	33	3	3.23	0.776
18	当老师叫到我时,我仿佛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1	9	50	35	5	3.34	0.755

\*SD= Strongly Disagree; D= Disagree; N= Neutral; A= Agree; SA= Strongly Agree, STDEV= Standard Deviation

### 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马来西亚初级阶段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普遍存在。虽然其口语焦虑程度处于中度焦虑层,但口语焦虑的存在与产生原因是不容忽视的。Philips (1992) 的研究指出,不论是教师还是学习者

本身都应该关注语言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因为它不仅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影响着学生的语言学习态度。语言教师应比其他教师对学生的情绪更敏感，也更有责任想办法将课堂焦虑感降至最低，以帮助学生有效且高效地学习语言。本文调查分析结果显示非华裔生在与母语者进行交际时的焦虑感较低，因此教师不妨多提供一些机会让非华裔生使用汉语与母语者（华裔）进行真实交际。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学习者的口语表达能力。创造一个宽松的语言学习环境，有助于降低学生的情景焦虑，使学生快乐且轻松地学习汉语，以达到高效的汉语学习效果。

通过对马来西亚非华裔生的汉语口语焦虑的调查研究，使各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者了解非华裔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经受的焦虑情况及焦虑产生原因。然而，以上调查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此调查仅选取一所大学汉语初级阶段的非华裔生作为调查对象、对被试者的其他变量（性别、专业、年龄等）相关性问题和应对方式的探讨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有期于后续研究去探讨。

### 参考文献

- [1] Horwitz, M. B., Horwitz, E. K., & Cope, J. A. (1986).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0(2), 125-132.
- [2] Liu, D., Fang, H., & Wu, M. (2023).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Indonesia tourism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ormal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inolingu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Philology and History*, 1(1), 62-77.
- [3] Philips, Elaine M. (1992). The effect of language anxiety on students oral test performance and attitudes.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6.
- [4] Risna, M., Laelah, A., & Arini, J. (202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bility of hinese initial and finals pronunciation in speaking. *Sinolingu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Philology and History*, 1(1), 62-77.
- [5] Song, C., Zhang, H., & Yan, J. (2023). Research on marketing strategy of Indonesian tourism facing Chinese tourist source market. *Sinolingu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Philology and History*, 1(1), 51-61.
- [6] Ting, H. L., & Jacqueline, S. R. (2022). An Investigation on Mandarin speaking anxiety among non-native Mandarin learners. *Academic Journal of Business & Social Sciences*, 2(1), 26-32.

- [7] Ting, H. L., & Sunarti. (2022).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in Mandarin as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sian Pendidikan*, 2, 1-9.
- [8] Ting, H. L., Ch'ng, L. C., & Norseha Unin. (2020). Mobile application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 for Chinese stroke order instruc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Jurnal Intelek*, 15(2), 185-196.
- [9] Ting, H. L., & Yeo, J. Y., & Chin, Vicky. (2016). Mandarin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among non-Chinese learners: A case of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Issues in Language Studies (ILS)*, 5(2), 19-27.
- [10] 付洪军, 郑桂玲 (2011) 语言焦虑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影响, 教育研究, 83-85。
- [11] 郝秋兰 (2014) 土库曼斯坦预科留学生汉语学习焦虑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2] 贾亚妮 (2015) 韩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焦虑感调查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3] 李红艳 (2016) 短期来华留学生汉语口语课堂焦虑调查研究, 海外华文教育, (5), 676-681。
- [14] 刘茜 (2017) 中亚初中级留学生汉语口语焦虑调查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5] 吕红艳 (2001)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口语焦虑与口语学习策略的相关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国语文双月刊), (2): 65-71。
- [16] 罗丽 (2017) 塔吉克斯坦学生初级汉语口语焦虑感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7] 马昂 (2016) 印尼留学生汉语口语课堂焦虑感研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8] 钱旭菁 (1999)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 语言教学与研究, (2), 144-154。
- [19] 孙一丹 (2016) 留学生初级口语课堂焦虑调查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0] 王银泉, 万玉书 (2001) 外语学习焦虑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国外相关研究概述, 外语教学与研究, 33(2): 122-126。
- [21] 张雯 (2013) 泰国学生汉语口语焦虑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2] 周海燕 (2007) 外语学习中的焦虑情感因素, 孝感学院学报, 27(4): 99-101。
- [23] 庄媛 (2012) 日韩来华留学生汉语口语学习焦虑及对策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